

## 【行走齐鲁】

□安立志

最初的安排是参观冠世榴园。十月下旬的万亩石榴园,石榴已经采摘,只有路边的石榴盆景上,仍然挂着硕大的果实。石榴成熟的样子很可爱,从远处看,像红色的、粉色的小灯笼;从近处看,像露出晶莹的宝石颗粒的香奁。几个果农在路边摆摊,他们卖的不是石榴,而是石榴籽,舀在勺子里,一颗颗,一粒粒,如珍珠,似玛瑙,称重零售。

朋友建议,这个季节石榴园没看头,咱们去青檀寺吧。多年前我到过枣庄,从未听说过青檀寺。转过弯去,车子停在一座牌坊之下,红柱黄瓦重檐,黑色的匾额上书“青檀秋色”四个金字,两侧是隶书的楹联:“风闻寺香钟声远,云见山翠楼影低”。

迈过牌坊,左侧是人工湖,碧波一泓,池平如镜;右侧是卧佛殿,钟声佛号,香烟缭绕。青山为证,两千年前,这里曾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汉王山、楚王山夹峙对立,形成一个簸箕形的峡谷,峡谷中有古寺,曰云峰寺,清光绪年间的《峄县志》称,该寺建于唐代,早已倾圮。峡谷既不雄阔,也不幽深,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生长着许多青檀树,导游称,寺内有青檀2000余株,树龄在千年以上者,就有数十株。年深日久,寺以树名,重建后的古寺,改名青檀寺。青檀为落叶乔木,木质坚硬,木料可做佛龕,树皮可做宣纸。据说,穆桂英的“降龙木”就是青檀木,而青檀树皮制作的宣纸,才是“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正宗。在宣纸产地安徽宣州一带,人们栽培青檀经济林,却难能见到数百年、上千年的古树。峄城得到造物主的格外青睐,在这座山谷,千年以上的古檀比比皆是,或斜卧道旁,或立身崖畔,钟灵毓秀,天成于斯。

沿石板路前行,路旁就有几棵青檀树,首先看到了“迎客檀”,这棵古树张开绿色的手臂,热情迎接八方游客。再往前走,则是一株“千年古檀”,神奇之处不是舒同的题字,而是树枝上扎满的红布

# 青檀精神



条,其中寄托了善男信女多少美好的希冀。路边有一块费县石,石上大书“青檀精神万岁”,看落款——“迟浩田”,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青檀”而“精神”且“万岁”,心中多少有点疑惑。

进青檀寺,不拜天王殿,不看跑堂井,不撞青檀钟,甚至不闻银杏树如何雌雄连理。总之,我于宗教兴趣缺缺,只专注于青檀。天工造物赋予青檀奇特的生命,它不喜肥田沃土,不爱皇宫内苑,不惧匮乏,不畏贫瘠,乐在高山峡谷扎根,偏与荒山古寺为伍。《峄县志》称:“檀皆生石上,枝干盘曲如虬龙,数百年物也”。果然,从寺院右拐,崖壁陡峭,怪石峻峭,几株青檀,树冠参天,浓荫蔽日,古老苍劲,茂密青葱;枝如铁,干如铜,疙疙瘩瘩,凸凸凹凹,暴露出时光的皱纹,长满了岁月的寿斑。几株古檀,形体奇崛,因地制宜,或挺拔矗立,或横枝倒挂,或在岩石上横卧,或在绝壁上撑持。即使如此,仍然抖擞身躯,舒展手臂,向苍天要雨水,向顽石要养分。

崖壁间,石缝里,到处是顽强的、坚韧的青檀之根,像龙骨,似钢筋,树根与青石缠

绕着,挤压着,纵横交错,盘根错节。在游客眼里,石中有树,树中有石,浑然一体,难解难分,说不清是树根挤裂了崖壁,还是岩石避让了树根,竟然形成了奇特的“檀石一家”。郑板桥有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如此顽强的生命现象,与其歌颂竹石,何如赞美青檀?

青檀有格局、有形体、有精神、有寓意,有人根据这种种种不同,为这些青檀起了奇奇怪怪的名字,比如“凤凰展翅”、“孔雀开屏”、“蛟龙腾空”、“鹿饮清溪”、“樵子下山”、“怀中抱子”、“亭亭玉立”、“顶天立地”……听了这些诗意的描述,不知人们是否会错了造物主的旨意,竟然赋予这些自然之子以生命的韵律。青檀是有生命的,岩石是无生命的。大自然客观而公允,生命的顽强、坚韧,终究会战胜强大、无限的无生命体。在楚汉二山的峡谷中,这些古檀,覆天载地,栉风沐雨,任严寒雪暴,任酷暑雨急,“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一千多年过去,依旧峥嵘立地,苍翠擎天。至此我才领

悟到迟浩田将军“青檀精神万岁”的深刻涵义。日本友人本田耕堂也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他在坚硬的岩石上,在顽强的青檀旁,题写下“生命赞”三个汉字。

青檀寺的秋天是美丽的,红枫、银杏、青檀,摇曳多姿,如诗似画,构成了青檀寺的三原色。一碧如洗的秋空,神清气爽的秋山,波光潋滟的秋水,“一径黄花留客醉,满林红叶带霜飞。”(明·孙沂《九日后再游青檀山》)“黄叶拍天丹灶冷,青檀绕殿碧云齐。”(明·贾三近《青檀山》)碧云、红叶、黄花、青檀,描绘着大自然的五彩斑斓,“青檀秋色”——“峄县八景”,名不虚传。青檀不因其没有红枫、银杏的多彩而赧颜,它比红枫、银杏多了一分朴实与谦虚;青檀不因其没有柿子、石榴的丰硕而惭愧,它比柿子、石榴多了一分优雅与长远。

从蝴蝶谷前行,来到一座横跨东西的小桥上,这里竟然是青檀寺天然的地理分界线。桥南桥北的树种差异明显,桥南是青檀,桥北是槐树。据说,当地人多次尝试,青檀始终无法在桥北存活,不知是何原因,青檀莫不恪守着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论起来,中国茶的历史远没有酒那么悠长,据说人类从自然酿酒到人工造酒的时间,大约在7000到10000年之间,甚至坊间还流传着猿猴造酒的传说。但是中国的白酒起源却并不早,有的说是东汉时期,也有将其拖到唐朝的,这也导致中国著名白酒品牌的形成时间较晚。我们现在说的名酒是从1952年开始评选的,共举行过五次类似的评选,十几种白酒上榜。历届全国评酒会获得金质奖章的白酒是:第一届:茅台酒、汾酒、泸州大曲、西凤酒。第二届:茅台酒、五粮液、古井贡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西凤酒、汾酒、董酒。第三届:茅台酒、汾酒、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古井贡酒、董酒、剑南春、洋河大曲。第四届:茅台酒、汾酒、五粮液、洋河大曲、剑南春、古井贡酒、西凤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双沟大曲、特制黄鹤楼酒、郎酒、董酒。第五届:茅台酒、汾酒、五粮液、洋河大曲、剑南春、古井贡酒、董酒、西凤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双沟大曲、特制黄鹤楼酒、郎酒、武陵酒、宝丰酒、

## 【问茶齐鲁之二十】

# 历史名茶的演变

□许志杰

宋河粮液、沱牌曲酒。第五届之后就不再评了,为什么?第一届只有4种,到了第五届就成了17种,再评下去至少也得100种了,基本上就没什么正事了。以至于后来很多酒厂花钱去买国际金奖,丧失理性,打广告糊弄自己的同胞。

如此比较,茶叶的纯净度比白酒就高了不少,尤其是对历史名茶的把握还是八九不离十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说的十大名茶一般是指:狮峰龙井、六安瓜片、洞庭碧螺春、信阳毛尖、太平猴魁、君山银针、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蒙顶甘露、泉岗辉白。这其中有绿茶,也有黄茶,大都成名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后来随着中国茶叶品种的增加,到了清末民初,祁门红茶、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取代了前面提到的十大名茶之中的太平猴魁、泉岗辉白、庐山云雾,成为新的十大名茶。1949年之后,新的中国十大名茶也出炉:碧螺春、龙井、君山银针、信阳毛尖、铁观音、大红袍、祁门功夫红茶、都匀毛尖、黄山毛峰、六安瓜片。近十年,云南的普洱茶被突然抬高,价格炒得底朝天,不仅是喝茶之上品,还莫名其妙地成为收藏宠儿。自然,普洱茶也成了十大名茶,挤掉了品质不错的六安瓜片。因茶而成名,原来的云南省思茅地区也迅速改名普洱市,茶叶的力量到底多大可见一斑。

这是笼统的一个说法,具体到每个朝代,各有各的时代名茶。唐代有名号有记载的茶叶有50多种,宋代90多种,元代40多种,明代50种左右。清代虽是满人统治,但他们对来自南方的茶叶似乎情有独钟,好几位皇帝都下过江南,找过好茶,碧螺春就是乾隆起的名。清代的诸多名茶也一直被喝到现在,名称都被延续至今,如武夷岩茶、黄山毛峰、西湖龙井、祁门红茶、六堡茶、安溪铁观音、六安瓜片等等。

名茶一定是好茶,但好茶未必一定名气大,而且因地区不同,所受到的气候、风俗、习惯不同,对茶叶的选用也有很大的区别。北方人比较喜欢喝花茶,江浙一带多饮用绿茶。再往南到了福建、广东、云南,多选用半发酵或全发酵的武夷岩茶、铁观音和普洱茶。花茶也有区分,北方人喜欢喝的花茶多是福建花茶,以红茶作为原茶料辅以茉莉花,四川的花茶则是用绿茶作为原茶料加茉莉花调味。现在喝茶茶的人群已经是老人为主了,过去喜欢喝绿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喝红茶、普洱茶,尤其以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作为主要消费群体。

本人以一年之中的中医理论的四季选择不同的茶叶品种:春天万物复苏,朝气蓬勃,喝些清淡的半发酵茶;夏天烈日炎炎,喜好清爽,饮用绿茶为好;立夏延续流火之夏,却在作回收的姿态,应是色泽容易接受的冻顶乌龙;秋天热烈的快板在慢慢变得舒缓,阳气收敛,用红色稳住自己有些伤感的情绪;冬天空气压缩,人之性情待之,普洱茶可以给人以回望和期盼。

白萝卜各有所爱,喝茶也是一个人性情、爱好、身体状况的体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人的也是一方茶叶,适合在那个地域生长的茶叶,一定更加适合那个地域的人们饮用。中国历史名茶近千年的演变,也没有离开这个大纲。



## 【民间记忆】

□孙奕

一年一度的艺术类专业考试又开始了,每当此时,我都会想起当年自己参加艺考时的艰难历程。

儿时的我最大的喜好是画画,每天放学回家有三件事情是必做的:一是写作业;二是饲养两只大白鹅;三是画画。

那时候除了几本教材,根本没有学习画画的参考书。是在上海当兵的二哥给我买了一本《人物画参考资料》,才让我拥有了难得的学习参考,捧着这本书我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临摹。开始画不准,就在书的原作上划上方格线,进行放大格式临摹,逐渐地就越画越准确了。后来速写成为我较好的科目,在我还没考取美院前,创作的速写作品就多次发表在《大众日报》上。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愿望——报考美术学院,将来当一名画家。

由于家在农村,缺少美术辅导老师,当时已在外地工作的大哥便帮我联系上了他们单位旁边师范学院的美术老师,希望我在那里能够得到专业的指导。临离开家乡前,我托付也要报考美术院校的一

# 我的艺考路

位很要好的同学,他的父亲是我们中学的教务主任,让他帮我了解招生考试信息,并及时写信告诉我。

我来到大哥处不久,那位同学便给我来了一封信,说考试科目为素描、速写、国画。由于当时我只学过前两门,国画从来没接触过,便急忙找老师教我国画,暂时放下了前两门的学习。考试前我坐火车返回家乡,亲自去同学家当面表示感谢,并询问考试的细节。在仔细阅读了招生简章后发现,原来简章上与我所准备的科目是相同的,只考素描、速写,并没有国画科目。由于我偏移了备考方向,考试成绩受到了严重影响,在那个万马争桥的年代,名落孙山是必然的结局。我只有选择复读,等待第二年的考试。

第二年我报考了省内一家师范专科学校,考试时自我感觉发挥良好,考试完了便充满信心地回家等待专业考试的合格通知书。因为前期有阅卷的时间,开始并没着急,后来,估计该是发通知的时间了,便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天天去村委看有没有通知书,不想音信全无。看来这一年又要名

落孙山。不想,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村里管收发信件的那个人拿着一封信,突然来到我们家说,这儿有你的一封信,可能挺重要,我把它夹在书本里,忘给你了,你看看吧。说完他便转身离去。我一看正是报考的那所师范专科学校的来信,心想又是通知我落选的信吧,便情绪低落地打开了。一看,原来是通知我艺考已通过,让我准备参加文化课考试的通知单。此时,连高考录取工作都早已结束了,我一屁股坐在院子的台阶上,木呆呆地直冒虚汗……

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调整,不甘服输的我再次振作精神拿起了画笔,决心背水一战向艺考冲刺。这回,我报考了一所师范大学的国画专业,考试结束,我的专业单科成绩在该校此专业考生中名列第二,但专业总成绩却是本地区第二,当时的招生规定是按地区定向分配招生名额,本地区只录取一名,通向艺考的大门再次对我关上了……

转眼又是一年艺考时,我报考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和另一所艺术学院。等到录取时,托人打听艺术学院的录取消息,得到的回答是“他的档

案被‘山上’拿走了”。当时外界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千佛山老校区为“山上的”。后来果真如此,我被“山上”录取了。收到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我和母亲一夜未眠,一起回忆着几年来在家中一边务农一边画画的艰难,那种农忙时便全身心投入高强度的农业劳作,农闲时才可以专心画画的日子,我经受的那份身心煎熬真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近代画家吴昌硕形容自己“一耕夫来自田间”,我深有同感。

假如当年有今天这样方便快捷的通讯,有今天这样的艺术统考制度与程序,我的艺考之路也许会简单很多,而让人痛心与无奈的是,历史不能假设。我常常为今天的学子们感到庆幸。

我毕业留校任教已经快三十年了,但当年曲折的艺考经历仍不时让我回想起来并感慨万千。如今,每当艺考来临时,就会有考生登门找我辅导,他们多是我的亲戚朋友的子女,或者是他们的亲戚朋友的子女,这时我就会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尽我所学,认真为他们进行辅导。想想自己的艺考路,考生不易,家长更难。